

# 10 教会历史 西罗马末期神的预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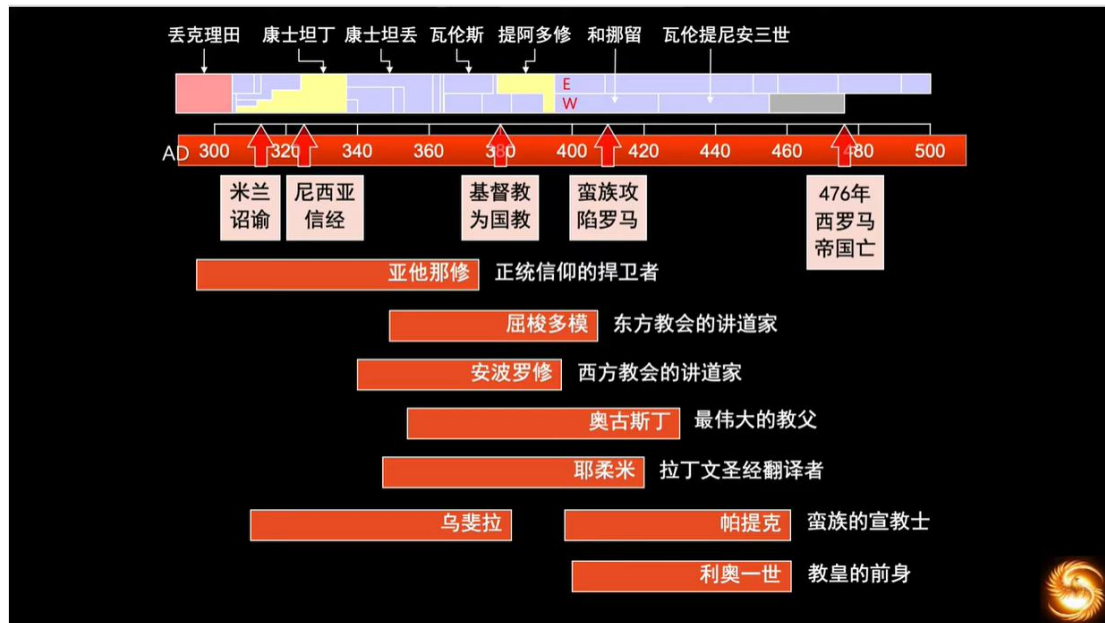
从西罗马末期的社会环境变化看神对教会的预备。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3



（0：0）上一节课我们大致介绍了在罗马衰亡时期基督教历史上涌现出来的那些非常伟大的灵魂人物。这些人物是非常的重要，他们真的是对我们的基督教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哪怕是在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受惠其中。他们的个人事迹我们在上节课大致讲了一个梗概。今天的课程我们主要是来介绍在这些伟大的灵魂人物他们在神的带领之下对罗马这个社会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对当时的政权和民众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和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这个改变，后来的蛮族世界他们是无法应对的。包括教会，都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历练和成长。



(1: 13)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讲到的内容。这个时间轴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它陪伴了我们好几节课了。这个时间轴我要声明一下，这个时间轴不是我做的。这个时间轴是温哥华的林清辉牧师他的杰作，特别好，特别好用，所以我就拿来现成的用了以下。他是做图大师，他做的图又严谨又美观，所以我就不用瞎忙活了。我怎么忙怎么辛苦都做不了像他那么好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从时间轴上我们从君士坦丁大帝颁发米兰赦令开始，这是在公元的 313 年。我们看到它经过了尼西亚大公会议，我们知道它归正了一些信仰。然后到基督教成为国教，这个是 380 年。然后接下去是蛮族攻陷罗马，又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几十年的一个叫钝刀子割肉的这个方式，慢慢地消灭了罗马的一些斗志，让西罗马慢慢地消亡，衰亡应该说。到公元的 476 年西罗马就正式宣告灭亡。在这个时间段中神兴起了许多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看一下他们大致的时间。有亚他那修，他是异端的驳斥者，在和亚流派进行教义上的争辩，他坚持了很多年。他也推行苦修主义，是修道主义的倡导者。他写的《安东尼传》对当时的环境影响很大。屈梭多模是东方教会的伟大的讲道家，后来因为被诬陷说他骂皇后，就遭到挑拨离间吗，就遭到了流放，死在了路上。安波罗修是西方教会的很有名的讲道家。一个是东方教会，一个是西方教会。他也是奥古斯丁的偶像。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去调停纷争，结果一不留神当上了主教的那个去打酱油的省长。他被选上当主教的时候，他还没受洗呢，说明我们的神拣选人的方式是很多样化的。我们的神真是很有幽默感。圣奥古斯丁就不用说了，所以基督徒都认识他，都知道他，至少。耶柔米是拉丁文圣经的翻译者，是教会最

伟大的圣经学者。他写了很多圣经的注释书。那个乌菲拉是向蛮族传福音的，他虽然是亚流派的主教，但是他将亚流派的基督信仰传进了蛮族，那个是主流教会权柄无法到达的地方。所以他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帕提克是向爱尔兰宣教的，是里奥一世把他派去爱尔兰的。后来爱尔兰的教会和修道院对欧洲大陆的传福音事业贡献是非常大的，种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里奥一世是当时的罗马主教，也是教皇的前身。在里奥一世的时候，本来就几个平级的宗主教，结果在这个时候罗马主教的地位就变得高于其他的宗主教。里奥一世他两次劝退了蛮族对罗马的掳掠。一次是针对匈奴王，一次是针对汪达尔。所以他是为保护罗马和保护罗马的教会他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那个罗马主教的地位的抬高也为后来的教皇制度铺平了道路。不要小看这个教皇制度，在当时教皇制度是绝对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我们接下去会看到教权和君权之间的张力，那个是中世纪主要的旋律。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教权，没有这个教皇制度，那君权它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得到制约，君主专制就会早很多年。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大陆上君主专制它发生的特别晚，产生的特别晚，这个和有一个强有力的教皇制度是分不开的。



（6：32）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罗马基督教化以后，它对整个罗马的宗教行为和文化变迁所产生的一些影响。罗马当时它是有很多大型的宗教节日，因为它以前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这些宗教节日是有很多异教色彩。但是这些节目都深入人心，那老百姓是非常喜欢过节的，对吧。当时的节日还有大型的娱乐活动。所以作为基督徒，主教们肯定是反对这样的异教性质很强的那种宴乐吗。你们吃喝玩乐都不是奉主的名，所以主教们肯定是反对，但是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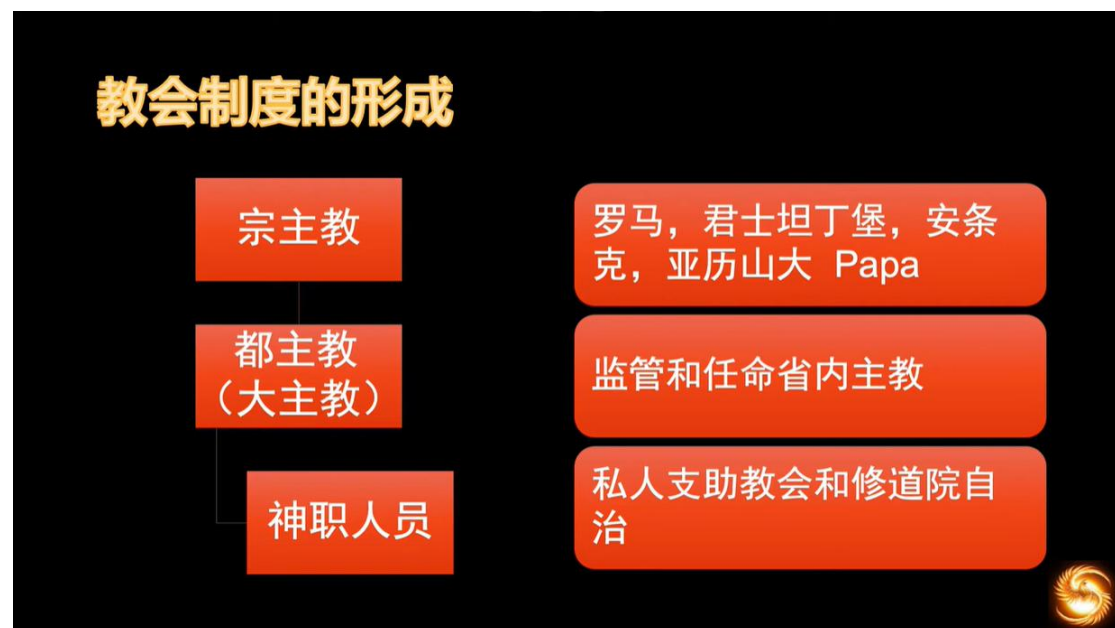
对的时候，你就剥夺了人的那种寻欢作乐的那种权利，人是很不高兴的。所以这种主教的那些教化对人的影响力就非常的有限。于是主教们就想出来一个主意，他们就用基督教的节日把它填充进去。于是他们就将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重大的事件用节日的方式替代了平时他们在庆祝的那些异教节日。圣诞节就是其中之一。圣诞节原来是庆祝，好像是庆祝太阳神的。后来他们就把它变成庆祝基督的诞生。比如还有一些什么大斋节呀、复活节呀、五旬节呀，这些节日，都是从12月份到5月份。另外不够用的呢，他就用纪念圣徒的方式把它填充进去。因为当时的圣徒对人的激励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有这么多圣徒节日的由来。当基督教的宗教年历终于替代了世俗年历的时候，当时的主教们就觉得这样就可以赢得和异教之间的那种无形之中的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很单纯地去批评天主教，说你们过这么多异教的节日呀什么的，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任何事情的产生它都有一个背景。所以呢，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人是很有限制的呀，就是人在观念改变以后他的行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哪怕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罗马的民众就特别的典型。他们以前是在异教的色彩下在这些节日里面吃吃喝喝，到后来他们就变成了奉基督的名在节日里吃吃喝喝，他的行为是变化不大的。这个是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改变人的行为习惯。这两批人的观念都是非常有自己的观念原点。有一部分人他认为宗教节日如果你不去教堂里面赞美上帝这是不对的。你这样的节日等于不过吗。但是还有一些人就认为宗教节日在家宴乐吃喝这个也是庆祝和纪念上帝，对吧？所以人的观念不改变，人的心灵是不会改变的，行为也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心灵改变到社会风气的形成，这个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一方面，基督教对罗马的改变是城市分布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异教神庙大多数是在城市的中心，比如说城市的广场，它的广场旁边它就会有一个异教的神庙，或者在居住区的旁边。但是基督教很少在神庙里面把它改建成教堂。基督教不这么干，穆斯林是这么干的，穆斯林它任何教堂拿来它都会改成清真寺，但是基督教很少这么做。他们就避开那些异教氛围很强的市民中心文化，他们就在偏远的地方建教堂。而且有一些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就围着教堂去建自己的房屋，就住在那里。结果渐渐地渐渐地城市的外围就兴建了很多的居住区，而且大部分是基督徒的居住区。在异教的氛围之下，死亡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吧。在异教里面死亡都是很阴暗的，所以当时的罗马死人是不能够埋葬在城市的围墙里面，所以他们都是远远地葬在城市的外面。但是教会不是这么看的，基督徒对死亡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那些殉道的圣徒，他们认为他们拥有复活的力量，因为那是神应许的

吗，所以圣徒都是埋在教堂里面的。有些教堂就直接盖在那些圣墓上，有些呢他圣徒是埋在教堂的后院，更有很大一部分，你们去看圣地，他们有些墓就藏在教堂的地下室。当时的基督徒又非常想离这些圣徒近一点，可以获取力量，于是教堂的后院就有越来越多的圣徒埋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教堂都是这样的布局，前面一个教堂，后院里面都是墓地。在这里我们看到死亡不再是一个咒诅，而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祝福。在教堂这里世人、活人和埋在那里等待复活的人，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所以对死亡的恐惧就逐渐在基督教传统里面被淡化，甚至被消失。基督教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修正了人的观念，也改变了城市的布局。所以从那以后城市的中心就慢慢地被放弃了，就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提到 **Downtown** 还是脏乱差的代名词。那么 **Uppertown** 那种就是郊区，安静敬虔的生活，就成为上层社会的象征。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城市市中心还是异教色彩很浓的地方。在那个属灵的层面争战，我们的基督教当时它也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就是在当时的异教氛围之下，它的灵，这个灵这个字，就是希腊语灵这个字是不分好坏的。在希腊的多神里面，这个灵是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一个灵界的一个用词。而且希腊的神都是很有人性的，对吧。我们都知道他们也嫉妒也纷争。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人怎么样他们的神就怎么样。他们竞争斗殴打架抢女人嫉妒乱伦，都有啊。所以当时的人对灵界的认知是很肤浅的，就是觉得那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平行的世界。但是基督徒的属灵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地狱的认知是对当时异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更新了人们对属灵世界的看法。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的普遍观点就是灵是有善恶二分的，好的灵是天使，坏的灵是魔鬼，而恶的灵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会更大，会更容易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不仅仅在现世要对抗这些魔鬼，就是在死后我们也要避免下地狱。而且当时非常敬虔的圣徒普遍都拥有赶鬼的能力，这也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初代使徒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很多，这些神迹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在信仰的初期神是会特别保守信徒传福音的脚步。这里就包括有很多的神迹。所以渐渐地它罗马的那些观念里面灵这个词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以前希腊语的灵叫 **Diomon**，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异教色彩现在变成了基督教语境下 **Deamon** 就是魔鬼的意思。所以它也改变了这个词的词性。罗马时期的基督教当时它还不是特别地重视圣灵，这些很多的仪式。因为当时非常重大的仪式往往都是异教的献祭仪式，所以基督徒他看重的是信仰状况，人的属灵需求。这很好理解。那个时候基督教刻意要将自己和异教分开，所以这些仪式是很简单的。异教崇拜的



那种大型群众活动是他们非常反对的。但是当信徒逐渐增多的时候，而且信徒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基督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他们曾经反对过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需要用集体大型的仪式来谋求社会上和道德上的团结，同时也改变人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仪式感。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会看到，天主教也搞了很多的集体仪式，确实非常的庄严和肃穆，让人心生敬畏，但是后来他们也成为新教运动时被批评的对象。这就是人的困境，真的是人自己无法突破的。你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你怎么做都是错的。人往往都会成为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一个。这个就是世界的双重真相，这是属魔鬼的世界，所以任何向神的善举都会被魔鬼利用来歪曲和极端化。但是这也是天父的世界，所以不管圣徒犯什么样的错误，神都能将它化为祝福。天主教虽然在很多地方被人诟病，但是恰恰是他们的错误催生了后来的宗教改革，释放了人心灵的信仰自由。但是改变人的观念比推动宗教仪式要难很多。基督教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倡导平等的理念，早期的教父也有类似的尝试。比如说像格利高里，就是尼撒的格利高里他就对奴隶制进行批评。教会也不断的在教导中灌输平等的理念。这是很早的时候，尼撒的格利高里应该是公元 395 年他就去世了，应该是这个之前。所以当时的圣徒他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敢去做些什么反常理的事情，但是很多都会在死前立一个遗嘱，说他死后会释放所有的奴隶。这个也就是他们能够控制社会体制做的最大的作为。因为他们其实其他也不敢做什么，毕竟触动的利益阶层实在是太过庞大了。所以要一直等到千年之后，释放奴隶才成为可能。美国还为此打了一仗，对吧？所以奴隶制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的罪，是人的私欲导致的不正常的社会结构。所以不要什么都往上帝头上推，上帝说这个锅我不背。明明圣经里面就有一卷书，就是腓立门书，讲到怎么样对待奴隶，对吧？但是人还是能从这卷书里面看出来什么神是支持奴隶制的，经常会听到有慕道友这样提问。这个阅读能力也真的叫没谁了。我们希望他们观念能够改变。早期的基督教因为遭到逼迫，所以在教会里就形成了大家奉献的款项用来资助那些在困难中的信徒，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这种情况后来在基督教合法以后，就慢慢地演变成在社会中的救助。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穷人的教导。在这个之后，也演变成在异教徒中救助，并且把这个救助的方式成为传福音的管道。这个就是慈善活动慢慢地成为主流。在这个之前，就是异教崇拜的罗马是没有个人的慈善事业的。大家的捐款主要是用来建公共建筑的，搞大型的公共活动。所以它虽然是全民参与的，但是救助贫民往往是政府的事情。罗马当时的民众对政府有两大要求吗，一个是面包，一个是马戏。所以罗马必须不断地对外扩张来满

足城市居民的这两大要求。因为贫民就是要面包，老百姓希望能有大型的马戏活动，大家开开心心。所以罗马必须要不断地扩张，否则它搞不起这两样东西，政府就没钱吗。所以当慈善活动和信徒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时候，当这种观念建立起来以后，给罗马民众提供面包和政府机构就崩溃了。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罗马崩溃以后，从这块土地上就站起来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会有机体，就是教会。它承担了救助民众、组织社会的功能。这个中间的关联真的是很奇怪的，挺神奇的。



(21: 39) 在这一个时间段中，教会的制度也慢慢慢慢地开始形成，也开始自我完善。当时根据教会的地理位置分布，整个帝国太大吗，它就分成了四个宗主教。分别是罗马、君士坦丁、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在公元的 451 年耶路撒冷又设立了一个叫宗主教，就是平级的一个，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互相之间是不分高低的。分管辖区内主教的任命，所以他们当时都被叫做 Papa，就是后来 Pope 的这个词的来源。这个词一直到 8 世纪后才专门指罗马教皇。都主教，就是后面被叫大主教的，他们是负责监督和任命世俗省份结构里面的那些主教，他们负责管理当地的公共教会。私人资助的教会和修道院是不归他们管的。他们有自治的传统，但是这种自治的传统在后面接下来的 1000 年中带来了很多的纷争和敌对。到公元 4 世纪和 5 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神职人员超过了 10 万人。这个庞大的机构人员已经可以和罗马政府相比了，甚至有些小地方神职人员比官员还要多。教会也变得非常的有钱，因为信众多吗，它奉献就多，有钱它就能获得世俗社会的敬重。所以很多世俗权力机构和政府就来和教会合作。教会的管理阶层的世俗

化也非常的快，甚至很多教会在选择主教人选的时候，将很多世俗的条件也纳入了选拔的考量。比如说他有没有个人魅力呀，和政府关系好不好呀，他能不能理财，会不会管理呀。这些都是世俗社会的考量。教会它不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但是它却拥有巨大的心灵权力和巨额的财富，以及覆盖帝国各个阶层的制度化体系。这个成为帝国政府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当然后来的征服者，就是蛮族，他们也不得不依靠这一股力量。所以蛮族只能靠教会来重新组织社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教会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它代表的是平民的力量，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的平民是没有发声渠道的。在教会和政府抗衡的过程中，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道德力量的彰显。所以它大部分的诉求是为了平民的利益，用基督教的教义为原则去制约帝王的权力。这个在散沙型社会中是不存在这种力量的。而且教会的巨额财富和世俗的财富它也不一样。它怎么不一样呢？就是教会的财富它的稳定性比世人财富要强很多。因为世人财富你打一场仗就会没有，但是主教他是不允许出售教会资产，所以教会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大。当时的主教坐堂，就是主坐的教堂就会成为当地最大的庇护主，就是他的土地上的农民很多，而且都会受到教会的庇护。这个也是很不同的。你财产的稳定性，你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力量是很有作用的。这种结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它尤其重要，因为接下来它的时候会面临一场大崩溃。那么教会的稳定性是重新构建社会的中坚力量，甚至是最主要的力量。因为教会的机构它这个体系它是独立于帝国的行政体制之外的，而且它的费用也是不靠财政是靠自筹，所以这种独立性让它在公元5世纪出现的罗马帝国的大分裂当中它不至于解体，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成为接下来上千年的历史中变化最小的一个社会结构。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版图经常变，对吧？它的社会结构也经常变，从封建到君主，贵族和君王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但是有一个稳定的教会结构的存在，对当时的君权和贵族的权力都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制约。



## 神对教会的预备

300年逼迫

尊为国教

经历战乱

组织社会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利比书4：12-13）



（27：01）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教会这一段时间它所经历的事情。它首先是 300 年的逼迫，它锻造了信徒的品格，也坚定了信仰的教义，也扩大了福音的版图，从地理上、人心上、组织上、结构上它全面锻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有机体，就是教会。在被尊为国教的时候，它历练了教会的组织者，或者说是教父们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智慧。在经历战争动乱的时期，它也历练了教父们不把属世的恩仇当作自己福音的捆绑。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在经历战争的时候你有各种各样的敌对方吗，但是教父们就已经操练了那种不要把属世的恩仇当做自己福音的捆绑这个原则。他的福音是面向普世的，所以后来在政治上虽然蛮族是仇敌，但是教会是超越政治的。这个时候这个观念已经培养起来了，教会是面向普世的。所以在被蛮族征服的土地上，教会依然帮助蛮族和罗马的亡国之民艰难地从废墟上站起来，重新构建社会。这是教会超越民族主义的使命。如果没有这种超越性，你就会在人间的敌对状态下不断地斗争。所以这种超越性在以前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存在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亡国恨，对吧？家国情仇，这是很常见的人类的情感。圣经里面的犹太人他还要向上帝哭喊呢，对吧，要上帝为他们报仇，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哭，对吧？所以人间是没有超越民族仇恨的大爱的，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正是这种超越性，最后产生了人类最高的文明。当然这还是有限的文明，但是欧洲以及它相关的美洲文明形态还是目前来说人类最高的。在战乱中，教会也锻炼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如果教士们整天在太平盛世里面抄抄圣经，不参与组织社会，那也是无法面对后面的惊天巨浪的。在这场动荡当中，教会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成长。用腓利比书第四章里面的话说就是“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神的预备。在后面的很多年，这些能力才能够显示出来。但是神的预备是很早的，是早于我们的想象。所以后来在被蛮族征服的期间，基督教起到了临时政府的作用。欧洲虽然在那样的情况下它都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饥荒。虽然会有瘟疫，但那是医疗条件决定的。在公元的 500 年到 1500 年之间，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中世纪，神又花了整整 1000 年的时间在欧洲建立了基督教的社会框架。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中你才能够产生现代社会转型的三大动力，那就是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这在东方社会是没有的。东方除了君主专制之外，就没有出现过其他的社会形态，所以经常有人说它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直走到变态，比如说天朝，或者比如说日本。日本也是，它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产物，一直到变态到挨了原子弹它才转向。所以在人性占上风的社会中，君主专制它就成为常态。这是和人性有关的，和制度没关系。在一个没有神的社会里，人性的复杂性和幽暗性导致了社会必然是逆淘汰，这是常识。所以制度只是产物，它是结果，它不是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福音事业比革命要重要得多，否则你就像推翻一个正方体，你推翻这个政权，翻身而上的是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欧洲的君主专制形成的特别晚，和它的基督教社会框架是分不开的。教权对君权的制约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但是恰恰是从欧洲的君权开始占上风以后，教权软弱了，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君主专制你别看它暂时有多辉煌，其实归根到底君主就是不断给自己挖坑的过程，你挖到足够深，最后就把自己给埋了。

## 神的篇章 – 预备篇

版图的预备 – 国制的破裂

主角的预备 – 亚流派（阿里乌派）及蛮族

教会的预备 – 组织社会，启蒙人心

压力的预备 – 东欧草原，蛮族的温床



（32：51）神的预备他不仅仅是对教会的预备，神对整个人类社会他都是有预备的。我们能够从西罗马崩溃前的这 100 年中看到神各

种各样的预备。他首先是版图的预备，神没有让这个国家脆断，而是经过漫长的 100 年，烽烟四起，战战停停。在蛮族入侵以后他们定居下来。后来的各个定居点和罗马人之间又有冲突，在这个冲突过程中他们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这个了解在今后的社会重建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接下来漫长的中世纪的主角，就是各个蛮族，神对他们的心灵也做了预备。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亚流派就是阿里乌斯派被主流教派排挤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向东宣教，进入了蛮族的世界。当时在教区亚流派的影响基本上在西罗马灭亡之前都已经消除了，但是在蛮族的世界里面这里是罗马教权无法到达的地方。所以那里的蛮族是信仰亚流派的基督徒。那你有信仰就好办很多吗，至少在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契约这件事情上，大家已经有了共识。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契约精神的，因为他没有制约心灵的力量。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动乱，不要以为大家的信仰会消退。很多大量的文献显示在这一段时间，民众和社会的信仰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是更加地坚定，更加地相信上帝。在帝国衰亡的过程中，信仰的坚固是反向增长的。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神迹。你别看社会外忧内患的，外面在打仗，蛮族在入侵，教会内部还在为教义吵个不停，皇帝整天要面对平民的抱怨。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每日剧增。这是一个神迹。罗马民众的信仰是很坚定的，这个从他们信仰异教开始就是这个状态。他们信仰他们的神明可以到逼迫基督教整整 300 年的地步，对吧？所以他们的信心是很牛的，只是信的东西有点不对劲。所以当神归正了他们的信仰对象以后，他们的信心也蒙神的保守。民众当时认为罗马帝国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对帝国也是很有信心。帝国的基督化就更加强化了 this 观念。正是在这个观念下，他们在组织社会启蒙人心这件事情上稳步地向前推进，根本就不管社会环境是怎么样。这个是教会的使命。人在舒适中堕落，这几乎是肯定的。压力是神历练人心的法宝，罗马从接受了基督开始，帝国的压力他们承受的压力就没有中断过。蛮族和基督的福音几乎是同时开始在帝国产生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帝国的实力被消耗，但是教会在成长。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在成熟。要知道在那个社会，在信仰上还是很幼稚的吗，他们都还相信皇帝是神，对吧？那个时代其实刚刚过去还不远，所以社会上还有很多人相信罗马的多神教。他们还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宗教的那种多样性其实还是有的。那个时代的人和今天的人的认知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信徒，神也会将他们打造成一支可以改造社会的力量。这是很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一直伴随后来欧洲的主角-蛮族-的成长。这些蛮族刚刚文明化，就有新的蛮族又入侵了，我们从以后的历史可以看到。蛮族层出不穷。蛮族是

从哪里来的？蛮族都是从东欧草原上过来的。这个东欧草原它就是一个蛮族的孵化器，就是一个蛮族的温床。你只要草在那里，你就会产生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游牧个几百年，部落庞大了，它就会面临一个生存的问题，那它只能向西入侵，它向东走不通吗。东面有长城，对吧？对于骑兵来说，长城是无法翻越的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它有北部，有维京人，有马扎尔人，条顿人，斯拉夫人，这个都是和蛮族有关系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是经济结构和地理位置决定的，这个要一直到斯拉夫归化基督教以后，蛮族这个问题才彻底地解决。如果不是这些不断入侵的蛮族，它就不可能锻造后面的欧洲社会和各个君王，因为这一切后来对他们周围的那些君王形成了不断敲打的过程，就有点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他们不断的成为上帝之鞭来修理上帝的选民。其实蛮族也有这样的作用。我们纵观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角色是可以缺失的，没有一个力量是可以忽视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历史就是这么神奇，当我们展开宏大的篇章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神早早的计划和满满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宏观的历史观。你只有将这个时间的长度拉到足够长，你才能看到这里面神非常奇妙的安排和他神奇的旨意。

## 罗马的遗产

- 教会系统是最稳定的制度
- 东西罗马对正统信仰的传承
- 宗教苦修主义对世界观的影响
- 罗马的公共机构成为后世的模板
- 公共权力和公共空间



（39：54）我们下一节课就会进入中世纪的欧洲历史阶段。在开始这个阶段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古罗马它有哪些重要的遗产要留给后来的世代。它要留给后来的是政治、文化还是经济特征，这个我们是要问的。但是事实证明其实每一样它都留下来了，而且罗马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在宗教上它真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造福了后



来的社会。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中教会系统是后来接下去的整个中世纪里面是变化最小的制度。它是一个最稳定的制度。它除了在地中海东南部和南部在公元 7 世纪的时候受到穆斯林的侵占而有一点点的削弱，但是在其他区域当中教会的系统变化是非常小的。这个是中世纪非常稳定的一支社会力量。当时的正统信仰东西罗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而且传承的都挺好。宗教的苦修主义也深度地影响了后来的世俗世界，对世俗世界和信徒形成一股纠偏的力量，这个是世界观的塑造。所以世界观的塑造宗教是很重要的方面。那么教会系统，因为教会系统特别是教皇系统它有的时候他会因为权力的扩张，它会产生一些腐败。那么苦修主义修道主义对教会系统内部它也是一种修正，但是对世俗世界它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它让世俗世界看到有不一样的信仰观，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罗马帝国的公共机构。这个公共机构它也成为了后世的一种模板。它后来被东罗马和阿拉伯的哈里发继承，特别是哈里发。哈里发他原来他是没有什么这种政治结构的，但是他完整地继承了罗马的这种公共机构。所以他们后来治理国家基本上是以罗马的公共机构当自己的政治模板来用的。这个政治模板它的运作是依赖于罗马的土地税制制度。所以我们后来会看到哪怕是穆斯林世界和拜占庭世界它用的都是罗马这一套的土地税制度。这个政治机构在西罗马的版图上，因为西罗马破碎了吗，那么西罗马的版图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日耳曼民族在使用这个政治机构的时候，他就大大地精简化。因为他玩不起来了，那个罗马的公共机构是挺复杂的，那你说蛮族它连文字都没有，它连文明都没有，它根本就玩不起来这么复杂的公共机构，所以它就只能将它大大地精简。这个还是在教会的帮助下进行的社会构造，但是它的基本框架还是从罗马的政治机构里面去吸取的，所以它基本上能够体现罗马帝国治理的一些基本要素。政治机构里面它还包括公共权利和政治活动所需要的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在后来的后西罗马时代保存了下来，并且影响后来的蛮族王国。因为大大小小的有很多王国。这些影响在，它一直要影响到在加罗林王朝灭亡以后，也就是到公元 10 世纪才消失，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到时候再来讲。因为公共权利的对君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施行这些精简版的罗马公共政治体系，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罗马日耳曼王国，因为这个是建立在西罗马之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日耳曼王国。在施行这些罗马的公共体制的恰恰是这些人，对吧。因为西罗马灭亡了。所以我们后续就会讲在高卢的法兰克，在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和在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他们都是从公元 550 年到公元 800 年这一段时间他们是相对最强大的政治实体。这些罗马遗产都通过不同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但是接下去我们的历史



学习就会进入到一个分开表述的过程。因为从这一片西罗马的土地上，它一个一个的蛮族虽然继承了罗马这些遗产，但是因为不同的蛮族特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理状况、不同的社会关系，导致了每一个民族它都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我们会分开讲述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用教会历史来串起这些信息，我们来看一看神对每一个民族不同的塑造过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看见，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属灵上有非常的领悟。我们会看到神始终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

## 文明不是速成的 — “到了时候”

以赛亚书66: 8 “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

天国的长成：芥菜籽开始

圣经模式：人 – 家族 – 宗族 – 民族 – 国家 – 文明

高强度浸泡式训练：旷野40年

加拉太书6: 9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46: 15）我们看到这里就已经很着急了，对吧？神怎么这么磨叽呀，花了 100 年才干了这么点事，那要到啥时候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呀，对吧？我们都是多快好省的花 20 年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从这种教育体系里出来的。我们缺少耐心，但是事实上不是我们缺少这样的耐心，其实人都缺少这样的耐心。所以多快好省的谎言才能够掳掠这么多无知的人民，造成人道灾难。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犹太人也一样没有耐心。但是神的智慧恰恰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智慧就是等待神的时间。加拉太书里面不是说吗“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到了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不到时候就没有收成。但是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这是神非常明确的旨意。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吗，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灭亡的。天国的长成，基督也用了比喻，他是从最小的芥菜籽开始长的，不是说一来就是一个参天大树。神其实是可以从参天大树开始的，对吧？我们神创造亚当他就是个成年人，他不是一个小 baby。所以他

完全可以，但是为什么他还用以色列人漫长的救恩历史来锻造这个民族，来启示基督？在圣经里面神打造天国的模式是很清晰的。他就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一个人，从他的后裔中选择了雅各这一支成为了一个家族，然后成为 12 个支派，成为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最后带来基督文明。这个过程够不够长？非常长，对吧？而且上帝锻造以色列民族的手段也是很厉害的。他用的是休克疗法，在旷野里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强度浸泡式训练，还花了整整 40 年。这个是冬令营和夏令营的全部，是全年营。而且是封闭式营会，不准退出，想回埃及的杀掉处死。迦南也不能进，就在旷野给我待着，在干嘛？训练吃吗哪。这个是上帝亲自训练的部队呀，你说 40 年才塑造成一个民族，而且还是从出埃及开始算。如果要从更早的亚伯拉罕开始算，那至少要 400 年才塑造成一个民族，对吧？如果大家接下去看欧洲历史法国历史和英国历史英格兰不列颠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形成一个民族它最少也花了 400 年。400 年其实不算慢，它已经挺快的了。毕竟有一些民族 4000 年了还没成形，对吧？我们也说不清这个民族到底是还没出生呢，还是已经死了。今天这个时代太快了，太急太过于等不得成长，它非要拔苗助长，所以有一句话叫根本停不下来，就是这个意思。什么事情都要赶着做都要拼命上。我当初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觉得这里什么都慢。申请一个支票本，我记得很清楚，申请一个支票本要等一个月，把我给急得。其实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什么都快什么都要赶，拼命的赶停不下来，其实倒也不是今天才这样。你发现当年的使徒也有这样的心态。他们都追随耶稣问，他们就问，耶稣跟他们说了天国的奥秘，说了天国是要生长的，时候到了就好了，但是使徒们他们都不明白，他们就不停地追着基督问，他们说主呀，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是不是现在呢？还是明天呢？还是下星期二呢？他们就是这么着急。就算到了最后，到了后来他们也是觉得最多几个月就要降临。所以约翰的母亲当时会求耶稣给她的两个孩子安排一下，她认为他们是天国的开国功臣，希望建国以后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就算是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前，在橄榄山上使徒还在问他，说主呀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所以不是我们着急，是个人都着急，使徒也着急。这就是人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这个课程的系列慢慢地随着画卷的展开，我们再来细心地查看神的作为，精雕细琢 2000 年，神将文明带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并且受惠其中。所以不要看那些左派的西方人现在作的要死，千方百计地想否定神想离开基督，但是历史是神的历史，历史是大写的基督。他们最终会明白，到了时候他们一切都会明白。

## 罗马的建城传说

喝狼奶的罗慕路斯

罗马于 BC 753 建城

西罗马最后的君王：罗慕路斯

东罗马最后的君王：君士坦丁

喝狼奶 --- 喝灵奶



（52：35）我们最后来说点有趣的事情。我知道这个课程有点枯燥，历史确实是挺烦人的，人名地名很多，而且互相的关系还挺复杂。我当年考历史的时候是一直挣扎在及格线的边缘。所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这么喜欢看历史，说明神修理我们是很有一套的，他知道只有这样我才能够非常明确的知道，现在我所喜爱的历史这个绝对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神的作为。罗马它的建城传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神话传说，是神话传统。它说有两个小孩，一个叫罗穆卢斯，一个叫雷姆斯，他们由一头母狼喂养长大。然后他们建城，其中的那个罗穆卢斯就是罗马的建造者，所以罗马这个城市的名字也是由罗穆卢斯这个名字来的，它叫 **Rome** 吗，就是罗穆卢斯。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罗马是由一场战争就是特洛伊战争它所产生的一个难民叫阿尼阿斯，他逃到当地以后是他的后人建立的这个城市。这个说法是出于屋大维时代有一个诗人叫维吉尔他写的史诗，叫《阿尼阿斯记》。这个史诗基本上是为了皇帝洗地的，是给屋大维造势，说他的皇帝权柄的来源。这两种说法其实在我看来都不是特别可信，但是它非常巧合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罗马的第一个建城者不是叫罗穆卢斯吗，但是西罗马最后一个君王的名字他也叫罗穆卢斯。更巧合的是，东罗马的第一个设立的君王是君士坦丁大帝，对吧？君士坦丁大帝定都东罗马，结果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君王也叫君士坦丁，是 11 世。所以挺巧合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相信巧合的，这里面有神的旨意。罗马建城的时间它是在公元前的 753 年，它这个时间很巧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翻看一下以色列他的历史，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罗伯安 2 世，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他统治结束的时期恰恰就是公元前的 753 年，同一年。耶罗伯安 2 世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银色时代，他发展的很好，疆域庞大。但

是从他以后以色列就在短短的 40 年之内就灭亡被掳亚述。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一个巧合。在以色列走向灭亡的时候，在北国的以色列走向灭亡的时候，在衰落的时候，同时期神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个舞台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他开始搭架子了。罗马已经开始产生了。所以神会用他全新的方式来开始他对全人类的救恩。接下去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神有上千年的精心布置，最后会等待蛮族上台。蛮族是这个舞台的主要演员。所以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从中世纪开始蛮族就开始了他们精彩的表演。至于罗马，这个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对吧。它在信仰上要接受福音，他就必须，它必须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把喝下去的狼奶都吐干净，对不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只能吃吗哪，他那个狼奶是必须要吐干净的。那么作为人类，他有着由罪而来的人类文明，对吧，就是该隐的文明。那么人类到底能不能将狼奶吐干净呢？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福音是从天而降的，它具有超越性。超越性的福音来到人间，它就一定会对人类的文明产生改造和提升，对吧？所以它就一定会和人类的文明有一定程度的结合，但是人类文明对福音有各种不同的抵挡，这是人的属地性质决定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在各个民族中它都有不同的信仰表现，但是神的启示走的是一条什么路线呢？是非常特殊的一条路线，它是破碎和重建。这是人类自己的文明不愿意的。人类的文明是什么？是建巴别塔的文明，是喜欢团结的文明。所以我们从西罗马的历史上可以看到，破碎的西罗马从蛮族的身上开始重建，但是同时没有破碎的东罗马在人的文明中接受神的改造。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向我们启示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东罗马的结局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对东正教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东正教是在，它的结构是教权在君权之下，也就是说神权在世俗王权之下。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东正教恰恰就是这样，它世俗权力干预教会权力。那么在这样的信仰状态下，我们就会看到东欧民族的命运。什么命运呢？我们看看拜占庭和俄罗斯就知道了。虽然他们都有短暂的辉煌，但是他们一定会走弯路，而且付的代价也是很惨重的。因为当充满诱惑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出现的时候，比如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这种学说一旦产生，那老百姓就很容易被带偏。因为人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是从罪而来的。共产主义是犹太人那个大胡子老马，对吧，是他臆想出来的。但是犹太人没有上当，蛮族的后裔也没有上当。但是那些又有圣经基础，又没有完全破碎人类观念的人，他们就上当了。可见人靠自己的破碎是不可能破碎完全的。当能力不足导致人民选择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命运就会很曲折。西罗马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对吧，它是破碎重建的路线。蛮族的历史包袱相对较小，当时蛮族连

文字都没有吗。所以他从一开始构建社会开始就是接受了罗马教皇对他们的改造，所以蛮族的历史包袱相对就比较小。就算这样，神也用了 2000 年的时间来锻造他们，最后才将他们推向现代文明。但是我们现在也能从世界上看到，2000 年的文明如果不继续走在神的话语中，那么这一点文明成果 200 年就能够吃光。所以现在的这个世界基本上分三大部分，就是信仰基督的，信仰假神的，和信仰自己的。信仰假神就是那些信仰态度很虔诚，但是信仰对象有点不太对劲，就是那些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比如说摩门教，对吧？他们信仰的那些对象他不是三一真神。信仰自己就很好理解了，对吧？无神论者，科学主义者，理性主义者，甚至佛教，我也把它分在这个范畴，也是信仰自己。因为佛教在本质上它是无神论。中国的佛教是和菩萨做交易，让菩萨为他打工，所以他是信仰自己的。印度的佛教本质是相信自己能够靠修行给自己带来成圣的那个结果，所以本质上也是靠自己，也是相信自己。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其实也像这些破碎的西罗马一样。我们依然有 2000 年要吐尽狼奶的征途去走。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很艰辛，但是我们有神的守护，有圣灵的带领。西罗马的存在，就是整个罗马的存在，它就是有象征意义的。你看西罗马的破碎东罗马的存续，它都是有意义的。你从罗穆卢斯到罗穆卢斯，从君士坦丁大帝到君士坦丁 11 世，我们的人类历史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不会有任何改变。结局都是灭亡，不管你是 500 年还是 1500 年，都一样，都是从罗穆卢斯到罗穆卢斯的结局。所以神拣选了犹太人，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然后就是雅弗住在闪的帐篷里。接下去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看到雅弗的扩张，这个都在创世记里面就说了这个预言。罗马它继承了从犹太教启示而来的基督信仰，分别向东向西延伸出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路径。我们还觉得罗马的出现是偶然吗？肯定不是，因为历史是他的故事，是基督的故事。